

毛眉 / 著

思想者的冰凌

.....



农村读物出版社

思想者

思想者

1 思想者在思想者

2 思想者，思想者

3 思想者的思想

4 思想者的思想与思想

5 思想者的思想

6 思想者的思想

7 思想者的思想

思想者

1 思想者的思想

2 思想者，思想者

3 思想者，思想者

4 思想者，思想者

5 思想者，思想者

6 思想者，思想者

7 思想者，思想者

思想者的冰凌

毛眉 /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者的冰凌/毛眉著.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48 - 5420 - 9

I. ①思… II. ①毛…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5683 号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125)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25 千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

错误)

目 录

题记：新疆元素	1
---------------	---

新疆物候

1 徜徉在新疆雪原	6
2 牵着语言，走出海市蜃楼	12
3 美丽的秩序	17
4 为流淌的事物寻找容器	19
5 思想的冰凌	24
6 灵与肉的分离术	29
7 灵魂的暖巢	37

新疆物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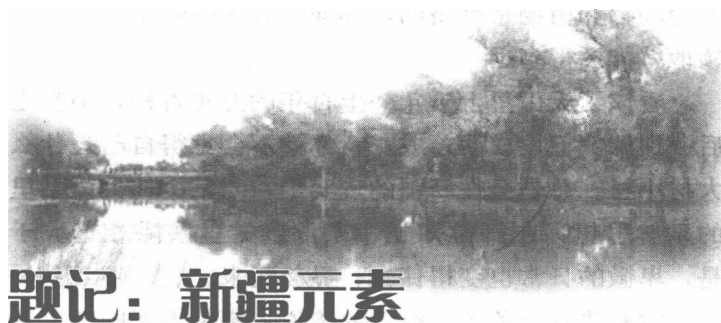
8 褴褛的神	44
9 我是一条内陆河	55
10 在果园里，“开天辟地”	64
11 白杨，你为什么总在发抖	70
12 “棉”里藏针	74
13 鹰，那个飞起来的我	80
14 牵着骆驼，走出沙漠	90

15 雪莲：在高处低调	97
16 最冷的情人	105
17 雪野上，长跑的黑马	111
18 撤出魔鬼城	114

新疆物理

19 西北偏北	124
20 天山石	131
21 烧奶茶的蒙娜丽莎	137
22 不肯后移的支点	145
23 博格达，我的烂柯山	149
24 父亲，一条茶水流成的河	154
25 吃土豆的人	162
26 新月如钩	171
27 美丽的骨头	176
28 跑马在大草原	179
29 新疆，我要拖你入海	183

后记：将万物的橄文装订成册	191
---------------------	-----



题记：新疆元素

我是新疆诸多事物的一个执拗的热爱者，不歇的观察者，深切的参与者。对新疆的热爱、观察、参与，像是递进的时节，推着我，从新疆的万物面前，一一走过。

痴迷于万物中含有的道理。它们像果肉中的纤维，脉络中的神经，将遍地零碎隐匿地珠串成链。让我总是希望能够以万物为通道，去摸索物候，探听物语，穷极物理，因为，在这些物候、物理、物语里，有人心的格物学。

一个把自己和万物搅在一起的人，有着将一己之心比万物的体验功夫。我可以化身为新疆万物的任何一种，呼吸着这里的空气就变成了空气，喝着这里的雪水就变成了雪水，吃着土产长大，就变成了这里的特产，无论胡杨、雪莲、红柳、骆驼刺，我熟悉它们内心的挤压、推搡、翻腾，和嶙峋不平的感情，它们的神态，甚至像父亲的某一次发火，母亲的某一次失望……

从新疆的万物面前走过，体验着事物的凋落。绿洲

上的动物和植物是勤奋的，你懂得多大的旷野，生命的领地就伸展得多远。

看惯了天山里上千年、上百年的万丈青松，中空之后一棵棵倒下，成薪，成灰，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大材小材。总是会在新疆的现实中，与某个伟大体系里的显赫思想，在日常知觉、家常感觉里狭隘相逢。于是，卑微的日常也变得伟大、显赫起来。

古希腊有个关于“结”的传说：佛里吉亚国王戈耳迪用乱结把轭系在车辕上，牢固难解。神谕有解此结者，即为亚洲之王。但，无人能解。后来，马其顿亚历山大用利剑，斩开了此结。

我在北方雪原上的思想之结，不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命运的绳索是挣不掉的，细细的绳索会一寸寸勒进肉里，勒进骨头里，勒进命里。我摸着手里的绳结，一次次试图解开。时间长了，实在摸不到和解的地方，我会把它放下，尽管疙瘩仍然在那里，我得说服自己与疙瘩达成谅解。

人连同他自己的命运被置于自然的关联中，如果能够深入地看到这种关联，便有了同生活和解的可能；若是更进一步地肯自我缩小，而不是自我膨胀，就会从命运的绳索中缩身而出，小鸟一样，落在绳索上歌唱，这样一来，那些束缚就不再是束缚了。

感恩山、水、花、鸟共同完成的伦理，替我解去了身上的捆绳。

我与新疆的每一种元素一起长大，足够大时，分裂成另外的元素，再长，再分裂。

你知道怎样才能为沙漠吗？——燃烧，燃烧，直到

把灰烬的绝望再燃烧一遍；

你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天池吗？——沉淀，沉淀，直到把所有沉淀了的元素再沉淀一遍；

你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天山吗？——隆起，隆起，直到把最陡峭的冰川再竭尽全力翘高一寸；

你知道怎样成为胡杨吗？——撕扯，撕扯，撕扯完树皮，撕扯骨头，撕扯完骨头，撕扯灵魂……

在新疆，我靠这些养气，提气，补气……可是，无法翻译的我，怎样才能告诉你一个满盈满溢的新疆呢？

我寻找着叙述这一切的语言。

新疆矿脉里那些珍贵的钻石、黄金、玛瑙，从它们的藏身处向我的夜空，多彩地扫射。

我觉得自己可以脚下生根，并且，能够把根深入到植物、矿物的生存方式中去，与它们盘根错节，是是非非。

但是，我没有展示它的语言。我不能用珠宝店的语言去叙述它们。珠宝店的珠宝直接通向金钱，而我的珠宝蕴涵天地灵光，直通四面八方。我不知道该用金的语言，银的语言，翡翠的语言，玛瑙的语言，钻石的语言……它们性质矛盾，但彼此照耀。

我长久地徘徊，彷徨，怎样才能以物语的形式言说物理呢？

依灵学家的看法，精灵都有一定的空间范围，一定的辖区，特定的咒语能使特定的辖区中的精灵有所反应。

我不知道叫开宝库山门的秘诀，“芝麻芝麻开门”显然已经失效，如果大自然真有口诀的话，我会亮开嗓

子把新疆的所有元素都喊上一遍：在沙漠中喊胡杨，在绿洲上喊棉桃，在公路旁喊白杨，在雪线上下喊雪莲，在草原上喊石人，在魔鬼城里喊撒旦……

难道真是这样，只要叫得时间长了，总会被听见——不是人，便是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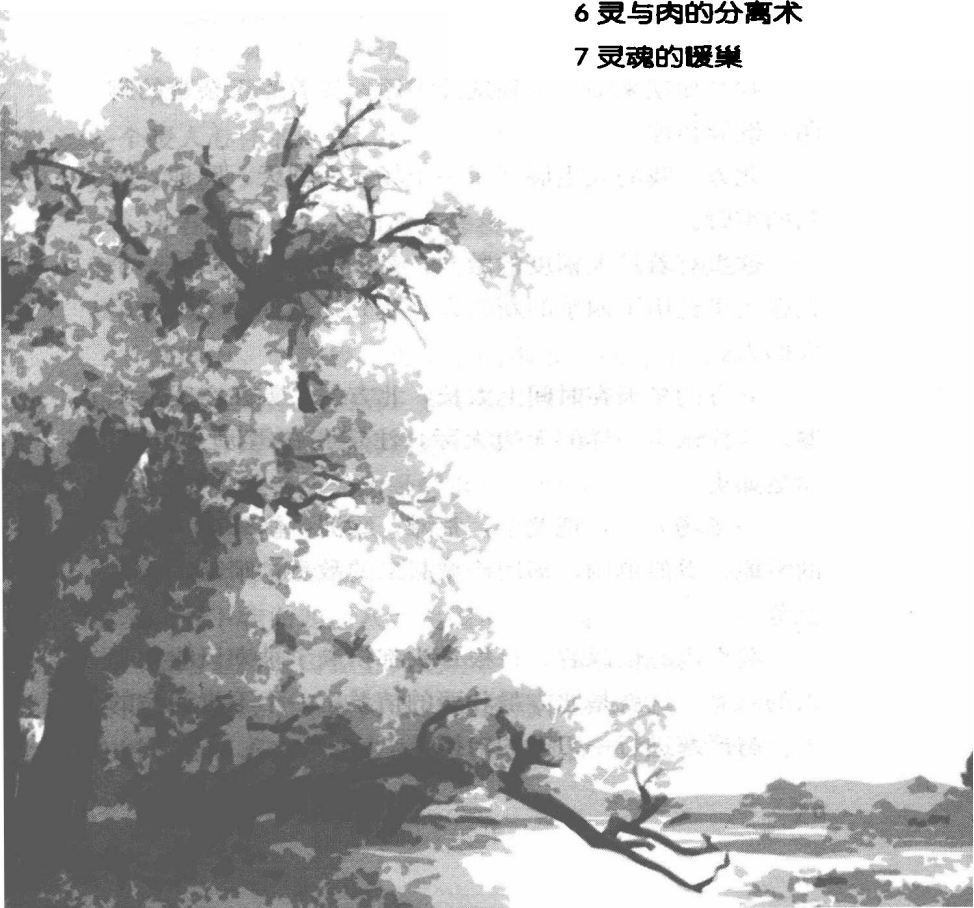
于是，故乡一扇扇向我洞开，容我通过“认识你自己”的大门。

这时我才知道，北方之所以从阔叶到针叶，所有的叶子都有纹路，从玉石到玛瑙，所有的石头都有纹路，连每一座沙丘、每一条河床都有纹路，那是因为它们都在含笑，那是万物的笑纹。

一旦有了这样的感觉，穿走在旷野时，那些新疆元素，会在我以备的时候，哗然而笑……

新疆物候

- 1 徜徉在新疆雪原
- 2 牵着语言,走出海市蜃楼
- 3 美丽的秩序
- 4 为流淌的事物寻找容器
- 5 思想的冰凌
- 6 灵与肉的分离术
- 7 灵魂的暖巢





1 徜徉在新疆雪原

我又如期来临，来临这片雪原，接着昨天杂沓的脚印，继续彷徨。

北方给我的人生展开了一个场景：圆天，圆地，圆圆的雪野。

这里有着最大幅度的敞开，最大幅度的辽阔。一个在露天里经历了四季的新疆人，首先是这样一个腹地广大的人。

北方的冬天在时间上太长，北方的大雪在空间上太厚。这样永生一样的无边无际，注定我在雪原上彷徨，命运如史。

一场场大雪，把戈壁，荒滩，绿洲，修葺成了整齐的雪原，看似单调，却用掩藏起来的敌意，暗暗地逼人就范。

我在内心忙碌着，每根骨头都挤满了被寒风吹立起来的寒刺。这就是北方最壮丽的情景：一个不肯认命的人，与严寒进行一刀刀的肉搏。

上帝说的第一个字是“光”，于是，光以普照的性质运行在大地。新疆不比别处有更多的光，但偌大的雪原使得“自我深省”在这里像一面聚光以至于燃点的镜子，这里，是一片灵魂的自治区。

康德说，“要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我第一次在雪地里运用了自己的理解力，在这里直接阅读了上帝，而不是许许多多有关上帝的见闻录；

上帝说的第二个字是“人”。他似乎非常乐意用生命去到处填空，以至于沙漠都有骆驼，冰川都有雪莲，戈壁都有红柳，以至于雪原都有一个我。

徘徊在这片不可告人的雪原，让红色的羽绒服成为一个暖人心怀的标点，标出人的位置。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那，正是新疆的气势。

人在空旷中，不知道怎样抉择才算符合了真主的旨意，怎么做又算中了撒旦的陷阱？而这一切，都要依靠从旷野中提炼出智慧。

雪原上，既有我杂沓不已的脚步，也有无所不至的思想、铺天盖地的激情、雪中取火的希望。

在这片理性稀薄的雪原，我得打造出一双那样的眼睛，即，能够把虚无缥缈的事物整理好，把不在场的秩序整顿好。

纯净纯厚的雪原，那些踩出的踌躇，成了一张思想地图，留下我向四面八方突围不得、溃不成军的痕迹。

暗暗坚持着雪原上人的存在，经年地着迷于雪地里的徘徊，着迷于不断树起新的思想体系，又拆除旧的。在雪原上下求索，左右横渡，慢慢地酝酿着一层慧解。

我渴望雪地里的徘徊能遇到一个震撼的主旨，不是佛陀、不是耶稣、不是真主、不是上帝，或许可以叫做伟大的未知者，我拽着他的袍子，让他陪我挨了不少零下四十度的严寒。

传说，有一个希伯来的先知，向来自荒漠的犹太人发出号召，要他们填平沟谷，削平山头，为上帝开出一条路。但犹太人没有听从，先知的号召成了荒野上无人理睬的呼告。

在反光的雪原上，在眩目的晕旋中，我遭遇着致命的置疑。为了打破这种密封般的透明，必须在旷野上发出声音。

但我却长久地失语，失聪，失明，进而失路，失踪……

耶稣所以是耶稣，因为他被钉在白杨木上；佛陀所以是佛陀，因为他告别了荣华来到了一棵树下；穆罕默德所以是穆罕默德，因为他经历了星空下的醒悟、山洞里的冥想……只要经历了这些天路，你，也会是他们？

正是这样，旷野里的呼唤，一旦有了回音，就有了追随，呼唤者就成了走在最前面的先哲，身后，是一长串连绵不绝的宗教；如果没有回音，自然会有另外一串看不见的事物跟随着他，也许，是种种元素，也许，是事物的精髓，在旋涡状、星云状地跟随着他？

我是一个成长于野外的“自学者”，面对的不是传统、不是书籍，只是存在。我在这里不是取代了别人的思考，而是补上了自己的思考，让把持不住的思想的野火，在雪原一遍遍地烧荒。

精神的来来去去无伴无侣，每一缕纠缠的思维都寒

至齿凉，每条挺进的思维都带着凛冽的气息，线性而尖锐。

历史的主渠道听不见旷野里的自言自语，也看不见雪原上的踽踽独步。

雪原上四面八方的所谓路，无非是踌躇。

徘徊，是一种思想者的姿态吗？踌躇，是认识的开端吗？

虽然，那一个冰川世纪以来的踌躇，徘徊，彷徨，困惑与求索，所有拼打厮杀的苦难无补于当代思想史，但我并没有为此白白受苦。而是经历了以天问为起点的哲学史的重叙，以及一个独白者在精神的自治区里所进行的思想史的重建。

下雪天是我的良辰吉日，是一次理论思维的节日。我需要一场场大雪来进补，接上通天之气。在暴雪横扫之后，我会看到世界还未被利用的那个样子，感觉到在还没有任何先哲的时候就有了我，一种遗世子立，整个雪原上回荡着一句：“太初有言”。

希腊神话里有一个故事：四季之神的女儿被地府冥王掠去做了冥后，一年中只有夏季才能回到母亲身边，于是，四季之神只有在夏季才繁茂起来，到了冬天，母亲黯然神伤，大地一片萧索。

难道，上帝在为雪原选择生命类型用以填空时，之所以选择我，是为了给萧瑟的母亲以养女的安慰？于是，四季之神便赐我一场谁也不会注意的，舞台背后的，清静如修行的生活？

雪原，理应徜徉着这样一个因无知而无畏的灵魂，来慰它冻得结结实实的寂寞。

那段时间里，我的全部生命就是等待，等待自己上场。

多年地守望，守望在高高的烽火台。班氏父子的辉煌隐入帷幕，玄奘的白马踢踏着远去，林公则徐的暗渠依然流淌，他们，是我一点点可资凭借的背景。

摸索着自学，听见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那么，雪原是我的表象吗？

在雪夜读禁书的漫长中，无论是对哲学的打捞，对历史的梳理，对文学的坚持，都不过是在借它们的广博来使荒凉的人生过得快一点、宽一点、松一点。我在书中毫无顾忌地只凭本能，去爱好历史中的一方，去偏袒哲学中的一派，以此为通道，在那个并没有自己位置的时代里活上一场，爱憎一场。这既不能算作是一种哲学观点，也不能是一种历史方法，更不会是一个文学流派，它只不过是人在边缘的一种活法。

我在雪原上搜索，搜索那些闪光的象征。发现读陈子昂要在这样的冰天雪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二十二个字，开唐诗之卷首，成千古之绝唱；

读曹雪芹要在北方雪原，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独钓寒江雪”，“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这样的句子是在雪原上写成的，骨力豪放，句数天成，劲气充周，他们都是冰天雪地中元气淋漓，心肠鼎沸的人；

而在大雪中肉搏到最后的我，干脆就成为一阕继起高古的文体，夜夜“月黑雁飞高”，夜夜“大雪满弓

刀”。

如史的命运注定你将寂寞与孤独、徘徊与彷徨，大块大块地吞下去，然后动用骆驼的胃，蠕动，吸收，反刍，直到对所有的灭顶之灾都淡定闲如。

在北方，在新疆，在天山以北，在不得不因地制宜的人们中间，有着我一份真正充裕而自觉的生活。我庆幸，这个雪原不是纪伯伦的黎巴嫩，不是蒲宁的俄罗斯，不是泰戈尔的印度，不是爱默生的美洲，不是川端康成的日本，不是聂鲁达的南美，不是鲁迅的浙江，不是沈从文的湖南，不是李颀人的四川，不是艾芜的边疆……而是我的新疆。

我把所有下雪的地方都叫新疆，把整个北方都叫新疆；或者，把整个新疆都叫北方，都叫雪原。

雪原以周圆的形式向我围拢过来，一切意义都在这里得到了重新集合。

相信这个物质的、物理的世界，凡事都有一个程度，正因为我抱着石头泅渡了中国思想史那条凶险的暗河，几经呛水，几经沉沦，这才得以流出峡口，到达宽泛的水面。

曾经的暴烈、尖刻、怪癖、忧郁与锋如剃刀总算过去，如今我也会莞尔，也会有“一轮明月到床前”的惊喜，会有“卷起帘来看天下”的襟怀。

哲人把人对自己的笑称为神祇的笑。我以这种笑整理着在寒冷中写给抽屉的札记，像是整理出一条大雪压境中的突围，并顺着这条路径，照亮曾经的分裂与疯狂。

咬住那匹驼运了数个世纪的著名的丝绸，一阵裂帛



之声后，用撕下来的白丝带轻轻一束，这——是我彷徨于北方五个冰川世纪以来的一部精神自传。

2 牵着语言，走出海市蜃楼

雪原打开着，站在雪原边上，像是站在纸张的边上，一种无声的写作的期待。

我所找到的散文的框架，在严寒里渐渐得以显形。这使得我所有在新疆写下的文字，都镶有一圈冰霜雪花。

但不能只有框架。语言，成为继文体之后，又一个讳莫如深的痛点。

雪原是一个超验的领域。在这个超验的领域里，灵魂没有得到宣讲之前，生活陷入死寂。

很长时间里，独在雪原的荒谬性，使我面临着极端的表达上的困境。

在企图对话时，总是失语。挣扎后，我被引向一个雾气蒙蒙的悬空地带，我得徒步穿越那片海市蜃楼，以恢复存在的真实，重建生存的意义。

“语言”对我来说，不是文学，不是写作，而是一条通往界外的逃生之门。

只要有了语言，即使在微不足道的边缘，也能够有一个伟大的开端。

但语言不是一个可以固定下来的文本，在穿越海市，到达真实之前，我一直失语。

在每个题目上，思想都在与话语赛跑，气喘吁吁。